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夷堅志戊卷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鱗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戊卷一

宋 洪邁撰

石溪李仙

南劍州順昌縣石溪村民李甲年四十不娶但食宿於弟婦家常伐木燒炭鬻於市得錢則日糴二升米以自給有餘則貯留以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嘗妄費
紹熙二年九月入山稍深倦憩一空屋外聞下棋聲知

是人居望其中有兩士對奕李趨進揖之呼為先生奕者笑而問曰汝以何為業對曰賣炭爾又曰能服藥乎應曰諾即顧侍童取瓢中者與之童頗有吝色曰此何為者而輕付之咄曰非汝所知藥正紅而味微酸服竟並遣出約曰三十年後復會此山中出門回顧茫無所覩嗅腰間所齋飯臭不容口傾之於水而行迨還家既歷三日矣遂連日大瀉自是不復飲食唯啖山果鄉人稱之曰李仙

楊教授弟

福州水西里中有一山壁立百丈自來無人能登楊宜中教授之弟為人輕浮不護細行忽夢黃衣道人告之曰明日清早可來山中相會至旦以語所善者凡數輩相約偕行緣塗謔浪到其下楊徑攝衣升峻壁步武雍容如履平地衆竚立驚顧已笑于山顛訪黃衣者不見但白花滿地時正餒悉擷而食之略無遺餘且揮手下招其徒皆莫敢仰視遂徐徐而下是夜復夢前人恚曰

何得多口乃嚙嗽津唾溢牙頰間吐置大鉢使之飲
楊一吸而盡無憎穢心方天寒多雨只著單衣坐山
上累日乃還衣不沾濡云未嘗值雨也從此飲啖比
平日才十之二三衣道士服往來塵市白皙如玉風
骨頓清飄飄然有出塵之態蓋已有所得矣淳熙中
猶存

萬壽寺門子

福州萬壽寺紹興初有一獠子自鬻充守門之後凡累

年啓閉洒掃晝夜不少怠在寺僕中最為勤飭主僧議
脩堂殿度須五百十正擬精擇廉幹者出外求化獠知
之入白曰在山門已久無所陳力願為常住辦此緣一
寺皆指以為狂少頃錢至方大驚異或扣所從來笑而
不答後主僧詣山莊泣收禾稻獠卒於門房寺為殮瘞
畢始報主僧主僧曰兩日前吾見其人策杖過此不作
揖而去謂其有所不合不知其亡也命發瘞視之但衣
服存耳

陳羶頭

紹興中福州有丐者陳羶頭不知何許人衣裳垢浣不與人接語形容尤極穢濁然未嘗梳髮而頭無蟣虱未嘗澡浴而身不臭每處於安泰橋之西偏以破席自蔽僅能容膝口中常吐一物於掌瑩白正圓玩弄不已或為人所窺則笑而復吞之蓋內丹也若坐若卧動經月餘不出乞食驀然一出則奔走不少駐張圓覺頗識其異遺之詩曰釋氏三十金世界道家十二玉樓臺不知

雲鶴歸何處空使龜頭夜卧骸數年後失其所往

劉黃二道人

蜀薩先生者寓於泉州以道術著名從之游者數百輩
福唐有劉黃二道人亦其徒也黃年長劉呼為兄淳熙
五年將同往訪之劉行至江南忽稱疾黃謂之曰汝扞
格如此何以入道我今自為計劉曰平生碌碌無尺寸
工夫又不見先生而逝恐淪下鬼黃曰凡學道者未必
一世可成苟有可就余且權寄記俟來生脩持當符所

願越二日劉死黃焚其尸後兩夕宿于旅邸劉不見形而詬罵于左右曰為汝所誤鬼錄未肯受今去留俱無所附為之奈何黃曰何不寄止於人邪曰吾已為鬼將安往遂追隨三晝夜殊遭辱撓乃曰有一家頗豐吾送汝去於是還福州初郡富民鄭氏待黃生甚異妻有妊將孕黃夜扣其扉曰適有急幹故冒夜入城願借一宿而去因扣鄭妻免身之日曰未也黃密語劉曰可矣及明旦妻誕男子復六年黃復至鄭館冬夕擁爐嬰兒亦

坐其傍忽笑曰黃哥記得與我在秀州打化時事否黃
為之色變鄭父聞而大呼曰吾兒何為譫語乃不復言
慶元丙辰十有九歲矣動作語默全類道流而黃乃以
嘔血下世

籌洋村鬼

福州羅源縣村墅名曰鶴坑有樵夫常以采薪至籌洋
別村往反屢矣一日歸差晚行及小灣逢一人從山下
來呼之曰多時不相見樵覺為已死神色沮喪徐乃能

言曰爾死矣如何在此其人曰我本未合死今居此無異昔時指茂林間曰我只住其中可偕往說話樵拒之曰日勢且黃昏恐家人候門不便乃曰爾若到我家為傳語娘我住此與生時一般不用憂憶但有酒食時安排排在門外自當歆享樵急揖之而去明日具言於鬼母泣而焚紙錢設置酒肴閉門祝之少還出視特空器耳其存也有妻及三子死後妻攜子改嫁屢遭繼父捶楚父常獨行過嶺鬼遮道罵曰爾之惡何由可奈既取我

妻又虐我兒是何道理遂奮拳毆之此人亦與爭鬪相
追至洞口值有行過者訝而問之鬼乃沒迨還舍青痕
遍體自是不敢復仍前過

鶴坑虎

羅源鶴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巔居民稱為簫上
田家一婦嘗歸寧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
得免立而呼之曰斑哥我今省視爺娘與爾無冤女且
速去虎弭耳竦聽遂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為

靈物不妄傷人然此婦見鷲獸不怖悸乃能諭之以理亦難能也

師姑山虎

紹熙四年春古田縣師姑山有村婦採筍為虎搏去初夜見夢於家曰我初下山逢黑虎從對巖出相去尚遠急匍匐登山躡避為兩個小兒強把我脚不得前進但叫天乞命虎已在側即行啖食苦哉苦哉其家人盡起秉火挾杖迹婦所之正落草坡身無全膚鼻以歸舍半

夜後虎繞屋哮吼四出若有所索凡數夕乃止蓋搏人而不得竟食所以逞怒兩兒乃俵鬼也

陳氏女為白起

慶元元年三月福州江南民陳氏女年十七歲得病臨絕語人曰我古白起也女素不知書家人咸驚異焉謂曰白起乃秦國將軍下世以來一千三四百年矣何為有此言女曰是也為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世作女壽不許過二十今日

之死命也夫語畢而沒

張漢英

張漢英者本長安人遭亂南徙家于福州貧困無所依
寓宿萬歲寺僧堂之後仰僧飯食以自給紹熙四年六
月夢為黃衣卒所逮付之一繩使援以行四顧皆昏黑
莫知所向俄而繩斷寸步不能進佇立以泣黃衣忽從
小巷舉手招之隨以行到一官府門楣極低榜曰日考
織毫過惡之司主者衣白据案決事左右侍者皆女子

亦衣白主者大聲叱曰汝在陽間作何過惡對曰平生常念濟物恨力不逮心初未嘗有害人之意主者曰汝功名休要覬幸但欺心事此間隨所為必書不可不知也張不敢荅驚悚而寤亦不為人談後來所覩明年三月抱疾死人疑其或有隱慝云

雪峯異僧

古田觀音寺長老法椿嘗挂搭於雪峯與一游僧聯單浙西人也趨進頗崖異好為誇大之言每云福州人要

罵僧作禿奴此何理也然其俗多脩淨土却似可嘉其
後偕入城如鼓山凡十僧同行未到五里旋風倏起於
步武間衆錯愕失次幾不可立少頃風定此僧已不知
所往矣皆疑為散聖混凡者或以為恠人云

杉洋龍潭

淳熙甲辰歲福州盛夏不雨府帥趙子直命諸邑凡境
內有神祠湫淵靈異之處悉加敬禱古田縣杉洋山有
三潭在巖嶺峭拔間居民每往祈雨多獲甘霽於是邑

丞陳某詣其處焚香致詞罷向潭簪笏端立願一覩龍
形丞為人愿慤移時不懈俄黑雲從山腰起徧覆大空
一物躍出第三潭盤於巖石之上蓋龍股也色正黃其
大如椽陳倉卒趨下得民家少憩即時大雨周浹一縣
三日乃止郡上其事于朝詔加封立廟

浮曦妃祠

紹熙三年福州人鄭立之自番禺泛海還鄉舟次莆田
境浮曦灣未及出港或人來告有賊船六隻在近洋盍

謀脫計於是舟師詣崇福夫人廟求救護得三吉玆雖喜其必無虞然遲回不決聚而議曰我衆力單寡不宜以白晝顯行迎禍且安知告者非賊候邏之黨乎勿墮其計中不若侵曉打發出其不意庶或可免况神妃許我邪皆曰善迨至港果有六船翔集洪波間其二已逼近舟人窘迫但遙瞻神祠致禱相與被甲發矢射之矢幾盡賊軸轆已接一寇持長叉將跳入忽烟霧勃起風雨欵至驚濤駕山對面不相覩識全如深夜既而開霽

帖然賊船悉向東南去望之絕小立之所乘者亦漂往數十里外了無它恐蓋神之賜也其靈異如此夫人今進為妃云

閩僧宗達

閩僧宗達住持羅源山寺連江林行者之叔某以沙彌受業其後游方江湘間與達相遇於南昌村墟達見之甚嘉導詣一刹駐留二宿至夜失達所在第聞呻吟之聲若在數十里外沙彌恠之時達謝世五年矣而沙彌

頓忘之且往訪尋正見坐於竈下伸足入火叫苦不絕音已則行立如初始言曰我以在生時曾伐寺後木兩株與人今墮惡境每遇鼎鑊煮水必將我脚代薪所幸平日無他過只坐此罪受竟却超生矣此寺僧衆稍多清晨赴齋堂喫粥三次先是洋銅汁次鐵汁末乃粥也汝切記取俄而報繩床火發羣僧聚立于法堂上一僧脫衣登床受灸痛楚不可忍少還趨下復着衣續有陞者如是不已達曰是皆謗般若之人大凡道眼未明妄

說東西罪業至重汝宜深戒吾幸不罹此苦可為世人
一一說之沙彌流汗匝體瞿然而寤蓋在榛莽間當時
佛屋鐘樓金碧晃耀皆幻也予所記沃焦山事頗與後
一段相符

陳公任

陳公任者福州長樂縣巨商也淳熙元年正月一日其
妾夢三人入門其二衣綠袍持牘大書於壁間曰陳公
任今年四月初七日主惡死妾識字能讀明旦告其侶

曰夜來夢極不祥相與視壁上字一無所有皆匿諱不敢說久之衆商張世顯何仲立仲濟十餘輩訂云福清東牆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買布同發如期而行至州界鳧鷹港夜可二鼓舟師報船無故自拆世顯遽擁衾出是時碇泊處去岸猶丈許覺如有人擁其輩至岸餘人相繼騰上惟公任仲立留戀貨財未肯捨頃之舟沉而縶出水面二人急抱縶逐浪上下哀呼求救不可忍聞腹為縶所搖幾至於裂竟墮死波中正

初七夜也

福州民家豬

福州古田小民家有一豬其居窄隘常置之寢室中民有一子未脫襁褓其母出隣舍吸茶以卧籃貯兒於床上豬銜薦拽下而籃隨仆地遂齧兒雙足至股又食其臂幾盡經宿方死

夷堅志戊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戊卷二

宋 洪邁 撰

海船猴

廣州海山樓下客商船舶養一猴甚馴育之既久與人無間商婦生嬰兒已三四歲猴每抱持之習以為常家人亦視之不問一日商登岸婦在寢猴輒挾兒直升桅檣之顛其高數丈滿船人皆驚愕而猝不可取但鋪設

帆席帷幕四環於下以防墜水遣篙師扳援而上將至矣猴遽放手兒遂墜下板上碎首死商殺猴沈諸海中痛恨無及矣相州人張正叔時避地在彼親見之予亦記小說中有猴効人浴兒而舉置湯鑊內既云異類自不應狎之如人也

胡仲徽兩薦

胡仲徽以紹興中兩請鄉解毛山人之相鼇頭先生之卜皆已書於庚志而猶有遺者癸酉之秋將入試寓館

於城隍廟巷人家樓上有富家翁送其子應舉欲胡為
助許以錢三百千胡謝之曰吾固甚貧然學業有限所
謂自照一身猶未光者何暇推餘波及他人乎翁去胡
念厚餌可戀貯懷抱間未決夜夢黃衣卒登樓上報榜
胡問已得失曰正為姓名在榜所以來報胡甚喜卒既
下復還白曰秀才解名雖定更須莫要管閑事乃可胡
矍然而寤思晝日富翁之囑力却之果預薦己卯之秋
以兼經就試郡學士子或夢人云今年垂字賦作都魁

覺以告親朋莫曉所謂是歲賦題出天子與日月並明以天子無私明並日月為韻滿場第一韻押明字者十人而九胡獨押私字前兩句曰聖德高拱天光下垂考官擊節嘉歎遂實首選乃知片言隻字固不素定又豈可復容私意哉

王彥謨妻

紹興癸亥梁企道侍郎寓居鄱陽妙果寺隨行王彥謨提轄者攜妻子處僧堂後以典質取息自給生四子曰

晉卿舜卿楚卿月卿妻極狠悍有兩婢役使其甚酷晝夜
不得少息每見其困睡必按皂角滓蜚其目至經日不
能視或勸之曰婢妾有過當箠之不可恕則逐之不應
損其眸子壞他終世殊不為止後彥謨死浮財積踰萬
緡四子分往娼家荒費無度久之晉楚月三卿相繼亡
悍妻因病目遂雙瞽宛轉床席間呻吟怨悔飲膳不能
以時得凡十年乃絕命其為報應章顯如此

孫知縣妻

丹陽縣外十里間土人孫知縣娶同邑某氏女女兄弟三人孫妻居少其顏色絕豔性好梅粧不分寒暑著素衫衣紅直繫容儀意態全如圖畫中人但每澡沐時必施重幃蔽障不許婢妾輒至雖搯背亦不假手孫數扣其故笑而不答歷十年年且三十矣孫一日因微醉伺其入浴戲鑽隙窺之正見大白蛇堆盤于盆內轉眄可怖急奔詣書室別設床自是與之異處妻蓋已知覺纔出浴即往就之謂曰我固不是汝亦錯了切勿生他疑

今夜歸房共寢無傷也孫雖甚懼而無辭可卻竟復與
同衾綢繆燕昵如初然中心疑憚若負芒刺展轉不能
安席怏怏成疾未踰歲而亡時淳熙丁未歲也張思順
監鎮江江口鎮府命攝邑事實聞之此婦至慶元二年
年四十猶存

章茂憲夢

章茂憲穎臨江新喻人淳熙乙未歲赴省試畢歸鄉因
過近郊一僧寺意中小不適頭目昏困遂託宿初更時

夢為人迎入官府堂上設几案胥吏滿前各抱文牘白章書判既而曰更須候有雨乃可遂引立庭中少頃雨大作每一點着身變如血色隨覺清涼頭涔涔然如生角之狀復導升堂羣吏以次進或持獄訟公案使之決遣凡數百項有腦上戴樹枝及草葉者各隨所掌咨稟又以樹葉一二百片請花押或列竹籌如算子其多無數亦一一押字不勝倦苦迨五更乃醒明日報榜人至奏名為第一邑子丁居易從章游學後登科為贛縣主

簿張思順作丞聞其說

鄭主簿夢

莆田鄭景實卓淳熙庚子年從鄉相陳魏公於建康其子爚始六歲已嶄然見頭角公招人府觀其人果俊爽解讀書識非凡器謂乃父曰他日當為吾門壻鄭巽謝而已至戊申年鄭官襄帥幕府子侍行忽告人言我夜夢到陳相公府供帳華赫婦妾擁一女出簪珥盛服儻者掖我使拜須臾而寤此乃何祥也女兄笑之曰莫要

閑思量汝但專精學業若及第得官便可做他家女婿
矣又三年鄭幹辨行在審計司魏公少子語鄭云欲從
先人治命以一妹一姪庚申來合昏訪諸卜者而侄女
吉正媒妁擬議未竟紹熙癸丑燭一舉登科方十九歲
調建安主簿遂詣所志女之父工部郎中守也

葉丞相祖宅

葉子昂丞相祖宅在興化仙遊縣葉氏族派百餘家皆
居一村此宅據其要會羣山環峙如屏如障紹興術士

羅正甫者因行地至焉謂宅人曰論山岡形勢當出宰相但常經發洪之害須生氣積久如故始合相法以是遲了百年發洪者俗指言洪水從山迸出衝破成竅也是時子昂為上虞宰後十五年拜僕射蓋距發洪時恰百年正甫以所言驗效士大夫聞者爭延致之然無復竒應也

陳魏公父墓

陳魏公父墓在莆田境中南寺之側本一富民葬處也

葬後二十五年間民子若孫皆病目甚者至於盲障有術人語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地售與他人則可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禍將益深殆不可救矣富子大懼即別卜改窆而故穴為魏公家所得富民病者愈而魏公正位宰相官至少師然則宅兆之吉蓋有所係無德以承之不惟不得福乃受其殃不容妄僥冀也

鄭秀才夢

興化鄭秀才嘗赴浙漕試寓客邸其弟景實在學中每夕謁告從之宿兄嘗呼之曰適夢數報榜人憧憧走趨云尋一個鄭大成不知去處此何為者明日臨安解試揭榜果有大成在焉數夜後又夢到一處見揭巨榜其上皆人姓名但記有李補者以金填之是夜漕榜出補為第一人鄭君乃不中選此夢于身了無所預冥冥之中何所係而先告若此

方翥招紫姑

莆田方翥次雲紹興丁巳秋將赴鄉舉常日能邀致紫姑神于是以題目為問神不肯告曰天機不可泄又炷香酌酒禱請數四乃書中和二字翥時方年十八歲習詞賦遂遍行搜索如天子建中和之極致中和天地位以禮樂教中和和在得民情如此之類凡可作題者悉預為之是歲以士子多分為兩場其賦前題曰中興日月可冀後題曰和戎國之利始悟所告翥試前賦中魁選予少時猶傳誦之其警睽云八紘地闢符一馬之

渡江六合天開光五龍之夾日佇觀條屬復光司隸
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翥次年登科然蹭蹬三
十年才為秘書省正字而止

阮秀才酒錢

莆田士人王育卿嘗預鄉薦夢入冥司三人冠服坐于
上其一呼王臨階問之曰頗相憶否向曾與君同筆硯
王不能識也又云君大期殊不遠故欲奉告耳俄皆起
入屏後王望几案上有文書一冊就視之皆細字人姓

名而詳其所為善惡功過其一曰阮某不合賴人酒錢
減壽半紀未暇他閱三人復出謂王曰過三年當再相
見出行廊下見里巷張生枷繫受訊欲往問勞之送吏
不許覺而不樂試遣子詣張氏則昨夕中風疾矣經二
年自料不久於人世乃扣謁阮秀才從容言曰吾子常
日曾與人有訟事否曰素不好訟固問之乃言但昔常
開酒肆有負我錢十五千而游販他鄉不歸者因誣為
其兄所欠訴于縣逮治之遂如數相償王愀然曰如是

則冥司有證吾必不免徐告阮以所見阮亦悔之王至
期果死

孫大小娘子

吳興孫提舉家居臨安既歿之後妻與二子五女孤弱
同處女皆美色長者先亡第四女為同宗養女第五女
流落于永陽縣王後院乾道元年浙西大疫孫兩子并
婦及第二第三女死焉妻慮禍未艾以為長女墓不吉
所致遣所親少年魏二官人往新市舉焚其柩魏既至

以告守庵老尼尼勸止之曰今年天行熾毒誰家不壞
人口大小娘子入土數載幸自寧帖豈恐無故殘暴其
朽骨以起泉下之冤憤哉魏曰吾亦何心但奉宜人命
為此詎容空回尼閉拒再三不能遏乃曰待與你說明
旦來可也魏莫曉所言姑應曰諾遂去此女蓋自葬之
後常夜出至尼房間訊酬答聽其誦經迨三四更始退
是夜亦至尼告之曰有一因緣不厮當頗知之否女曰
吾固知之煩師說與魏二吾門災咎於數當然非我丘

墓所作望令歸白吾母為罷此役如不動瘞穴却自保
護兩妹教化安寧尼許之至明日具以語魏魏笑而不
信曰烏有是事汝妄撰造嚇我耳立喚工僕將致力尼
又請申一夕之期才入夜女已至曰魏二不聽我語但
一任渠所為魏竟詣彼處掘冢斧其槨手揭盖板女奮
身起坐顏貌如生注目視魏發聲大笑魏駭栗而仆良
久稍蘇急焚香謝罪復掩之孫氏之病者亦愈饒池州
巡轄遞鋪官元善與所居正與孫隣故得本末詳實如

此猶恨老尼與女周旋厯歲略不扣其所以然及幽冥間見聞自此後曾再出與否也

黃惠州

朝請大夫黃民瞻贛州信豐人也登第之後多從官嶺南厯潮陽宰循州通判知高州母憂去復知惠州紹熙元年閏二月正與妻在堂上忽發怒叱廷下曰去妻驚問之曰一箇黃衣承局徑敢入宅堂手中持文字一紙欲呈我故喝使去猶恨不曾教人捉下爾如何不見妻

不敢言然絕以為憂是月二十九日也抵暮得疾三月
旦稍愈能起行索食後數日呼老兵云廳下官錢好好
排垛我只今自出監收聞者愕然密相與語知府在假
元無人將錢物來又不敢辯但云錢不多庫官已自納
了由是疾復作至九日忽又顧外大喝起身怒立若有
所搏執之狀人問之則曰前次承局又來依舊把文書
且催我早去直是討耐妻知其所見不祥召集醫巫療
拯證候益變厯兩月竟死初黃自高州護母柩還鄉過

贛江舟觸石拆裂柩沒於水黃只一子奔投急流救之亦遭溺其尸與亡者柩皆尋索不得禍酷駭人至是孫孤才六歲云

淡水漁人

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監場場在海濱在近居民數百戶皆漁人也見其捕取海物至艱苦云鰻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挈舟至其所產處以麻繩繫腰縛一頭於舵尾然後沒水或至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覺皆

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
碎亦然案後漢書伏隆傳張步獻鰻魚郭璞注三蒼曰
鰻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鰻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
七或九與此說同若江瑤淡菜之屬取之甚易迨欲出
水則循繩扳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出而有泡沫堆突
起於水面者妻子在舟中見其狀皆撫胸慟哭蓋已為
大魚銜去矣遭此者常常有之

夷堅志戊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戊卷三

宋 洪邁 撰

成俊治蛇

武功大夫成俊建康屯駐中軍偏校也善禁呪之術尤
工治蛇紹興二十三年本軍于南門外四望亭晚數有
蛇自竹叢出其長三尺面大如杵生四足遍身有毛作
聲如豬行趨甚疾為逐人吞噬之勢衆皆驚擾不知所

為適有馬槽在側急取覆之而白統制官遣呼俊俊至
已能言其狀且云是名豬豚蛇齧人立死即步罡布氣
禁之少頃令啓槽則已僵縮不能動再覆之仰吸日光
三吹槽上及啓視化為凝血矣又排彎山有異蟒色深
青長可二丈積為人害居民共邀俊施術俊曰在吾法
不宜率爾盍具狀以來既得狀書章奏天詰旦詣穴口
為壇被髮跣足衣道士服向空叱神將曰速斯須蛇不
出繼遣兩將如是者三四反蛇猛從穴內奮迅奔壇若

將欲鬪者俊大聲訶之曰業畜那得無禮取所着汗衫中分裂其裾蛇擘為兩此患遂絕民家小兒因行草際遭螫毒徹心腑幾于不救俊往療之問兒曰汝誤踏踐之以致齧耶將自行其傍而然耶曰初未嘗觸之不覺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此無故傷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許插小竹片為劔作法呼蛇至者如積令之曰作過者留劔下否則退羣蛇以次相引而去各適所在獨一小蛇色如土伏劔傍俊召判官檢法曰蛇無故傷人當何

罪兒家聚觀者皆莫見久之又曰依法蛇自以首觸劍死焉俊之技如此而無所求於人醫士劉大用欲學其術俊曰此非所靳但慮持之不謹或干犯法律將自貽禍乃止景陳弟云鄉里亦曾有豬豚蛇以身膺而短不能蜿蜒故惟直前衝人遭之者無活理蓋虺蝮類也

池州白衣男子

李妙者池州娼女也淳熙六年有白衣男子詣其家飲酒託宿相得甚歡踰三月久妙以母之旨從之求物男

子曰諾我今還家取之明日持與汝妙使其僕雍吉隨
以往男子拒之曰吾來此多日家間不知弗欲道所向
若雍僕偕行恐事泄于我不便妙子母意其託辭竟令
尾其後迤邐出郭門西至木下三郎廟前謂雍曰可回
頭有親家叫汝雍反顧則無人焉復前視之但見大白
蛇望茅岡疾趨駭顛欲仆歸以告妙妙與雍皆大病期
年乃愈而妙顏色萎悴不復類曩時郡為落籍許自便
後鶯于染肆為妾

陳氏鬼症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婦人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竒痒爬搔不停手已而舉體皆然逮於發厥凡三日乃醒及就坐有聲如齧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以百數甫小定又經日始困卧不知人累夕而愈至不敢出戶更十醫弗效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已得其證矣先與藥一服命取數珠一串來病家莫知為何用也當婦人正搖兀時記其

疏數之節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症因入神廟觀玩
遂為邪鬼所憑以致精采蕩越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
之既飲即大瀉數行宿疴脫然如失大用云枕用畢當
送還元處如輒遲留則使人癩狂蓋但借其氣耳予記
南史中載徐嗣伯精於醫術有一嫗患滯冷診之曰此
尸症也張景腹脹面黃曰此石虵耳沈僧翼恨痛見鬼
物曰邪氣入肝皆令煮死人枕服之竟埋於故處王景
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療之俱差何也具以答之景深嘆

其神妙蓋此類也

衛承務子

寧國人衛承務者家素富唯一子年少好狎游急得疾羸瘦如削衆醫以為瘵治療三年愈甚無益適劉大用過縣邀使視之切其脈亦謂瘵證凡下藥月餘畧不効問其致疾之因久乃肯言曰嘗以六月間飲娼家與娼喧爭迨醉不復登榻獨困卧黑卓上稍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極清潔舉而飲之自是疾作劉

默喜密遣僕掘田間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兩盃置几
上令隨意而飲衛子素厭苦其疾不以穢為嫌一飲而
盡俄腸胃間攻轉攪刺久之始定續投以宣藥百粒隨
即洞泄下水蛭六十餘枚便覺襟抱豁然劉曰此蓋盆
中所誤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類每黏著
五臟牢不可脫然久去汙渠思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
不能集也衛子雖去其病然疴劣無力別施藥補理至
八十日乃平復予項記張銳治吳少師事絕相似云

蔡主簿治寸白蟲

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蟲為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臠實口內嚙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啞啖之意故空羣爭赴之覺胃間如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登廁蟲下如傾命僕以杖挑撥皆聯綿成串發

長數丈尚蠕蠕能舉動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
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為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
後人云

鐵掃帚

臨安術士失其姓名常著道服標榜曰鐵掃帚設肆于
執政府牆下從而卜筮者多市廛皂隸雖所言有驗然
不為士大夫所稱淳熙甲辰冬季一細民來問命告之
曰君星數甚惡最忌明年初春恐蹈刑戮之禍若能一

月不出勿與人接庶可或免民雖不懌而以所戒深切
于是如其言至晦日不能忍閑徑往責之曰汝道我正
月大災今已到三十日又不曾分毫越法何由觸禍術
士曰我一時間說了亦自忘記容再為推測及布局纔
就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可慮必須打殺人民忿恚詆
其誕妄相與爭詈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
術奮身起箠之不覺踢其脅立死遂受擒而得減死黥
配此等事傳記中或有之

張子智毀廟

張子智貴謨知常州慶元乙卯春夏間疫氣大作民疾者十室而九張多治善藥分諸坊曲散給而求者絕少頗以為疑詢于郡士皆云此邦東岳行宮後有一殿士人奉事瘟神四巫執其柄凡有疾者必使來致禱戒令不得服藥故雖府中給施而不敢請張心殊不平他日至岳祠奠謁戶庭悄悄香火寥落問瘟廟所在從吏謂必加瞻仰命炷香設褥張悉徹去時老弱婦女祈賽闐

咽見使君來爭叢繞環視張指其中象袞冕者問為何神巫對曰太歲靈君也又指左右數軀或擊足或怒目或戟手曰此何物曰瘟司神也張曰人神一也貴賤高卑當有禮度今既以太歲為尊冠冕正坐而侍其側者顧失禮如此于義安在即拘四巫還府而選二十健卒飲以酒使往擊碎諸象以供器分諸刹時薦福寺被焚之後未有佛殿乃拆屋付僧使營之掃空其處杖巫而出諸境蚩蚩之氓意張且貽竒譴然民病益瘳習俗稍

革未終更召入為吏部郎中

錢林宗

錢仰之林宗寓居於華亭之北庵淨居院為人頗耿直
一日有蛇百數出室宇間屏帳之內亦蜿蜒糾結甚至
甌釜蒸炊中亦然錢不以為異但命僕驅逐之因步至
僧堂見一新置神像一軀乃俗所事施菩薩者其前正
塑一蛇時邑人敬奉此妖至不敢斥其姓迨左畔方字
亦謹避焉院僧欲乘勢立祠誘民禱供以牟利入錢悟

家怪所起立取斧椎破擲於水中是夜僧挈囊而遁錢氏自此寧居北庵日以蕭條幾無人跡惟錢子孫猶處之蛇之為厲久矣此歲稍息庚志亦書一事

金山廟巫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霸吳越時常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淳熙末縣人因時節競集一巫方焚香啓祝唱說福沴錢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信心語謔玩侮所善交相勸止恐其掇禍巫

宣言詈責甚苦暉正與爭辨俄踉蹌仆地涎流于外若
蹶暈然從僕奔告其家妻子來視拜巫乞命巫曰悔謝
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錄精魄付酆都死在頃刻不可救
矣妻子彷徨無計但拊尸泣守暉忽奮身起傍人驚散
謂強魂所驅沈笑曰我故戲諸人耳初無所覩也巫悚
然潛出闔廟之人亦捨去

錢伸之瘖

紹興庚辰歲錢大任堪自成都漕使下世其子伸之年

三十餘忽瘖不能言而起居飲食一切與平時無異愁悶不聊侵尋八年久因一妾觸怒持杖箠之妾佚去斥之為啞畜生伸之愈憤悒大呼曰且看啞畜生打人吐吐不已家人聞其出聲驚喜來觀自是言語如故伸之以其疾因妾而愈置其怒而賞之後赴銓中選調江陰尉未及赴而卒

李巷小宅

饒州城內北邊李郎中巷有小宅素為鬼物雄據居者

不能安每召會親賓肆筵設席客未至已見竒形異狀者分坐飲啄紹興中厯梁氏管氏兩家最後董儀判官居之董亡厥子售於東隣王季光使君季光為人膽勇不畏妖厲得屋之初遣一僕守宿遭其惱亂終夕不得寢明夜易以兩兵亦復然王尤弗深信親往驗之大聲咄之曰吾聞此地多鬼若果有之宜即露玩少頃颯颯如持帚掃壁上塵土不為動俄又驟馬馳逐之聲王曰汝造妖只爾何足怕更須呈身向我便隱隱從柳陰下

出竚立不移步王起即而語之曰汝若是橫死伏尸者
今已歲久難于尋覓何不自營受生處如要從我求酒
饌祭醑福願薦拔亦無閑錢可辦苟冥頑不去當令師
巫盡法械汝于東岳艷都是時勿悔其物隨言而沒宅
自是平寧

獨腳蓮

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始萌芽時便似蓮房俗呼為獨腳
蓮移植於居宅隙地及園圃中蛇虺不敢過其下王季

光宅後榛莽叢裏有穴藏蛇常出為人害乃種此草數本於穴外自是其患不作至暑月間聞穴內臭甚使園丁劚土訪求得蛇十數蓋為草氣所薰漬也又一小蛇從別處來適到草間立化為水其效驗如是

李興都監

某衛人員李興以王勞解軍伍補官調泉州都監臨赴任遣妻子出陸自臨安先行興收拾併疊差晚乘馬追路至龍山下為小民千百壅遏僅得穿過乃是日誅

一海劫既變剛臬首矣興誚觀者曰此乃凶賊為良民
害斬決萬段猶未足以償其惡爾曹何為注視之因舉
足蹴踏遺骸且加唾罵血汙履勿顧衆亦稍散興忽覺
迷罔茫然不知東西殆若喪心而為鬼所附著上馬復
還城內投宿小邸一僕慮家人望信欲往報之不聽自
此狂態日甚逢人輒奮擊人見其身軀偉壯膂力異常
時避不與校至裸膊蓬首扣內前沙子門云欲謁官家
叫屈守者知其疾且念向來同輩但扶曳出之故交有

居於觀巷者強引興歸閉諸一室而穴壁傳致飯食不
以多少皆無餘或經日忘設亦自若叫譟勃跳殊為所
撓凡十餘夕竟自縊而死其家幾達闔始得信蒼黃奔
歸蓋劫鬼為之孽也子產曰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
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正謂此云

夷堅志戊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戊卷四

宋 洪邁 撰

吳雲郎

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富人吳澤將仕生一子小字雲郎自少即向學嘗應進士預待補籍紹興五年八月以疾亡父母追念痛割明年冬澤之弟助教滋往洞庭東山婦家沈氏未至數里暴風打船暫泊於福善王廟

下登岸縱行望廟門半掩見雲郎著皂綈背子緩步而出滋大駭就語之曰汝父母曉夜思念汝欲一會面不可得何為在此對曰兒有一事拘繫留連證對况味極苦告叔為道此意于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來乃可歎息而去滋急還舍白兄嫂皆相持悲哭三人者共乘原舟復抵廟下雲郎已立津次奔至父母前下拜泣訴具述幽冥辛苦之狀語未畢忽怒目奮掉父衣大呼曰汝陷我性命盜我金帛使我銜冤茹痛四五十年今日決

不相捨遂互相拏搏滾入水中滋與僕從及舟人涉水
救澤始得脫登岸因之垂死傍人初無所覩但見澤舉
手揮爭至暮乃定滋不知澤有隱隱試問之頓感而言
昔敵騎破城一少年子相投寄宿所齋囊金頗多吾心
利其貲至之數月殺而取之自念寃債在身從壯至老
未嘗不戚戚此兒生於壬午今日之報豈非此乎自是
憂悶不食涉旬而死魏南夫丞相之子羔如表弟李生
吳氏婚也為魏說此

德化驚獸

慶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九江大雨五晝夜江流暴溢雞犬畜產悉皆漂蕩有賣果小民黃二正在德化縣村田間遇鷲獸緣道而來遽升高木避之別有婦人攜兩小兒過其傍游戲自若獸亦不動黃忍怖下視甚異之忽有軍十餘人鳴鉦鼓且至乃持叉矛來欲驅逐者獸方始去渡水而西黃方敢下地到城門外婦人已先在彼值鬻米粽者取錢買十枚飼兩兒挾之而走其行甚

疾兩目眈眈殊可憎惡牽裾涉川如履平地後不知所往人疑為虎精如前所書陽臺者是也

善鑑為僧

淳熙四年張子正待制知秦州以妻病焚香禱佛願剃度一僧已而妻愈乃榜示諸刹凡在籍童行令悉趨四月十五立夏日集于報恩光孝寺秀州行者善鑑頗欲巡禮叢林自江陰濟江過石莊投宿明禧禪院兩脚忽重腿如石不能前彼蓋不知邦君有施也寺僧與之言

時已初十日矣心雖欲之而足力不可強夜夢伽藍神趣其去凌晨粥罷僂俛由如臯縣而北臨十四夜始至郡城抵報恩股痛益甚卧于選僧寮明日張與妻至群僚畢預齋供觀諸人探鈎時會者五百餘輩序立堂上張問綱維猶有未到者否以善鑑對且言其道路損脚目今困卧張必欲其來鑑不獲已策杖往隨衆拈一小紙卷及開視獨鑑得之即日落髮張氏制三衣與之同類皆起登仙之歎纔旬日南禪缺住持張又作疏邀開

堂主法席遂連處三大刹為淮地所重

張氏煮蟹

平江細民張氏以煮蟹出售自給所殺不可億計紹興
五年七月買兩筓寘室中凡數百枚夜聞鴨聲嘈嘈父
子秉炬尋索無所覩迨復寢其聲又作審聽之正在筓
內乃起坐咄之蟹作人言曰只是死了住夜半後又覺
有人着屐游行以為盜也走報隣里欲拘執寂無影響
其女五七娘驚而病卧於床三日聞外人喚云五七可

同去應曰待我來至晚而死後九日張妻亦病見女坐床下呼之使上已而張父子及妻相繼亡但存一小女曰阿感無人養育所親周二為取致其家便見父母來就喚亦死張門遂絕

黃池牛

黃池鎮隸太平州其東即宣城縣境十里間有聚落皆亡賴惡子及不逞宗室嘯集屠牛殺狗釀私酒鑄毛錢造楮幣凡違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王元卿叔端與表

兄盛果子東淳熙十三年六月同往寧國府過其處見野園內係水牛五頭果指第二牛曰此明日當死王曰何以知之曰其四皆食草唯是牛眼中淚下且獨不食因詢茶肆人此誰家者曰乃趙三使所買欲待旦屠宰已而果然遂再往視之其第四牛亦有昨日之態望兩人來拱雙蹄跪地如拜訴狀復詢肆人曰一客今早至此頓買三頭惟餘其一旦夕殺之矣果勸王使買之置於近庄以賒其死王即訪主人優償厥直牽以歸至今

猶存

蔡通判

淳熙元年嘉興蔡攄承議赴蘄州黃梅知縣汎舟大江
過蘄口宿是夜大風拔木舟碎於巨浪唯底板存蔡適
在其上抱持浮漾意以為家人盡溺死矣待旦風小定
視之則皆踰聚板上不失一人囊篋僕從悉沒一小篋
貯出身勅詔獨得全旋喚漁舟載到南岸居人見其至
爭來慰勞云昨夜風雷黑暗中聞神聲言且救取蔡通

判一家官人豈非蔡公乎蔡為人質重廉恪鄉里稱其賢故遭罹大難而蒙神力以免其後秩滿果調泰州通判

閩僧如本

如臯縣石莊鎮明禧禪院僧如本者福州人游方至彼遂留不去紹興辛巳金兵暴淮甸本收瘞遺骸三百得官給僧牒紹熙元年為監寺偕衆僧往黃華港石總首家修設佛供唯留一老者守舍亭午火作於延壽堂次

及僧堂悲為灰燼衆聞報狼狽奔還常時諸僧戒帖度牒鎖置禪床上龕匱內皆焚滅無餘獨如本者挂于梁間既墮地有一大瓦正覆護之略無所損本戒行甚堅質樸好義日夕持誦經咒不息是以獲善報

太陽步王氏婦

紹興庚戌六月鄱陽境內太陽步王氏婦病卒以父往別村且肉猶未冷家人不忍殮走僕喚其父再宿始歸半醉間拊尸大哭未幾逝者復蘇是日招蓮花院僧誦

經即扣所見婦起坐言曰到冥司橋畔見故母云汝何
故在這裏此是死路不可久留遂買紙倩人寫狀偕度
橋天氣昏昧如深冬欲雪時經大官府吏兵甚盛兩廊
枷係罪囚無數紫袍官人据案決事乃持所書狀投之
紫袍批曰本人奉事翁婆孝謹兼冥數未盡宜放還即
再從橋上過餒不可奈過鬻胡餅者欲買之母曰此豈
可食少憩逢過者紛然全不見有回者問母陰司事母
曰不孝最罪重殺生次之倏覩一水閣滿池紅白蓮花

相間縱觀之次若有人自後見擠墮水遂寤

辰州通判

辰州通判項某信州貴溪人自云其父未有子常齋戒
禱請於上帝後夢黃衣吏持大盒來啓之見盤內貯一
貴人金章紫綬母遂有娠七月七日生已至二十五歲
登科歷州縣五任赴辰陽時年未五十每自負必貴提
點刑獄司檄往隣路襄陽置獄鞫通判被命和糴米隱
瞞官錢數十萬之罪項受賂三百萬為之濶略勘事未

竟得疾並歸夜中神物縱橫有彈指者有嘆息者云可惜可惜家人往往見之頃聞而不悟疾勢轉甚馬院在州治後圃相去隔兩門百餘步鬼物夜運馬糞滿榻除去復然正以七夕日卒官止承議郎不霑遺澤

房州保正

房州房陵民李政為保正頑猾健訟侵人田園奪人牛馬官司莫能治淳熙十四年暴亡其家水牛當日產一犢腹下白黑毛相間成保正李政四字字如崇寧當三

錢了了可識每妻子到其傍輒淚下甫半年為虎所食
血骨皆盡唯四字連皮宛然如初監本州酒稅忠訓郎
王嗣宗親見其事人死為牛多矣諸志中屢書之茲又
獨異也

辰州地主

王仲寅寅祖紹興戊辰歲為湖北提刑司指使從其使
馬居中巡歷屬城至辰州馬館于郡治燕堂王寢于設
廳之東角三更後夢老翁白袍烏帽通名上謁徑趨賓

階王意其土地神屢揖使東向翁謝曰明公異日當來
此作地主那敢居上固辭不可王覺取筆記之又誌於
三里外長田張氏書院之壁後三十年自淮東銓轄造
朝趙魏公為相與之有舊擢守辰陽初未嘗敢萌五馬
之念也得之若驚思前夢可證以淳熙辛丑正月赴官
過長田視張氏壁所題字畫宛如昔日其家既籠以碧
紗矣王後知永州提點廣西福建兩路刑獄而終

張拱之銀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人二十餘輩拜揖於床下問其何人皆不荅旋没于地心雖怪之亦不以為絕異已而每夕皆然於是命僕掘於所沒處纔深三尺得大銀二十枚各重五十兩樣製甚古料以為千歲前物一一花書之而藏于篋笥不為子弟言亦未嘗非時閱視也他日又夢來別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宅造屋奈不得久從君游然終當復來張疑焉旦而發笥空無所見矣始大駭欲窮其驗專詣長沙訪之

果于善化縣傍有趙宅方興工創大第治廳事張老納
謁趙宿聞其名亟出迎坐少定張起白曰君家治第時
于土中獲何物趙不復隱告以得白金千兩張曰乃我
家故所蓄每鋌有花書取而視之信然張乃話前夢願
以他銀換易趙欣然許之張攜歸喚鍛匠鎔為一巨毬
當中穿竅用鐵索維繫寘于床脚使不可復動入夜常
聞泣聲後經兵盜不知所在矣俗云張循王在日家多
銀每以千兩鑄一毬目為沒奈何正此類也

豫章廟神

魏道弼參政紹興壬午年為洪府帥守宅堂後有小土地廟其門與溷廁相連以為穢濁命徙於城隍廟廊下工力既具通判林君夢神人自通為府宅土地曰吾血食今地多厯年所雖隣於溷舍無害也若一旦徙去則盡室老稚將無所依又寄託大神之宇出入動息皆不遑安願乞賜一言達帥坐且仍舊貫幸也林曰神既能靈化何不自告之曰魏公乃紫氣星君今位崇輔弼豈

得容易輒近明日林具以白魏乃輟其役但移門他向
併葺飾像設而祭之是夜林又夢來謝

五臺文殊

宣和六年江遐舉邈為隆德府教授求學司檄搜遺書
與家人及長子珪詣五臺山宿於文殊院明日齋罷拜
禱佛像前乞現靈相至晡時涼風微動西邊淡黃雲起
少焉聲聞羅漢天衆各執幡幢香華以次引道戈甲旌
旗陸續不絕傍與日光相映最後菩薩乘師子法座四

夷君長羶裘狼帽謹隨之無量無邊各隨其類異香芬
郁鼻觀為清經數刻乃沒天將斂昏又見燈燭數百炬
陳列金紫貴人執手爐行前菩薩緩步足跡所留蓮花
隨生一黃犬搖尾在後珪時年十三歲披僧衣亦現像
側仙女吹簫笙隱隱可聞江一家并僧僕無不瞻覩靖
康之冬報代馬飲河棄官赴京師除太學博士居竹柵
巷未幾夢菩薩告以急請外即挈家東下出水門值泗
上便舟橫汴岸遂迤邐還嚴陵闔門安堵時京師已受

敵矣間關亂離不受怖恐珪生於政和癸巳至慶元丙辰八十有四歲猶強健不衰

夷堅志戊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戊卷五

宋 洪邁 撰

劉元八郎

明州人夏主簿與富民林氏共買撲官酒坊它店從而
沽拍各隨數多寡償認其課歷年久林負夏錢二千緡
督索不可得訴於州吏受賄轉其辭翻以為夏生所欠
林先令幹者八人換易簿籍以為道地夏抑屈不獲伸

遭囚繫掠扑因得疾郡有劉元八郎者素倜儻尚氣為
之不平宣言於衆曰吾鄉有此等冤抑事夏主簿陳理
酒錢却困坐囹圄何用州縣為哉恨不使之指我為證
我自能暢述情由必使彼人受杖八人者浸浸聞其語
懼彰泄為害推兩人饒口舌者隔手邀劉與飲於旗亭
摘語茲獄曰八郎何必管他人閑事且喫酒酒罷袖出
官券二百千畀之曰知八郎家貧漫以為助劉怒罵曰
爾輩起不義之心興不義之獄今又以不義之財汙我

我寧餓死不受汝一錢餌也此段曲直虛實定非陽間
可了使陰間無官司則已若有之渠須有理雪處呼問
酒家人今日所費若干曰為錢千八百劉曰三人共飲
我當六百遽解衣質錢付之已而夏亟病出獄而死臨
命戒其子曰我抱冤以沒凡向來撲坊公帖并諸人負
課契約盡可納棺中將力訴於地下纔一月八人相繼
暴亡又一月劉在家忽覺頭涔涔顫眩謂其妻曰眼前
境界不好必是夏主簿公事發要我供證勢必死然料

平生無他惡業恐得反生幸勿亟斂以三日為期過期則一切由汝是日晚果死越兩宿矍然起坐曰比為兩箇公吏追去行百里乃抵官府遇綠袍官人從廊下房中出視之則夏主簿也再三相謝曰煩勞八郎來此處文書都了只要略證明切莫憂惱續見八人者共著一連枷長丈五六尺而鑽八竅以受首俄報王坐殿吏引造庭下王曰夏家事不須說但樓上喫酒一節分明白我我供曰是兩人見招飲酒五杯買羹三味與官會二

百道不曾敢接王顧左右歎曰世上却有如此好人真是可重須議所以酬獎試檢他壽算一吏走出須臾而至曰合七十九歲王曰窮人不受錢豈可不賞與增一紀之壽勅元追者且引看地獄了却來既見大抵類人間而被囚禁者皆本郡城內及屬縣人有荷枷絀縛者有訊決荆杖者望我來各各悲泣更相道姓氏居止囑我還世日為報本家或云欠誰家錢或云欠誰家租或云借誰家物或云妄賴人田產皆令妻兒骨肉方便償

還以減寘罪他或乞錢財或求功果我不忍注目而退
猶聞咨嗟嘆羨不已再到殿前王曰汝既見了反生時
一一說與世人教知有陰司我拜謝辭去暨出門送吏
需錢拒不與詎曰兩三日服事你如何略不陳謝且與
我十萬貫又拒之曰我自無飯喫那得閑錢吏遂捽脫
頂髻推仆地于是獲甦摸其頭已禿而一髻乃在枕畔
濟南王夷縣尉時居四明親見其說如此淳熙中劉年
過八十而病王往省問甚憂之劉曰縣尉不必慮吾未

死後果無恙蓋屈指冥王所增之數也至九十一歲乃卒王今為饒州理掾

妙緣寺

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伯兄文惠公以台州通判出行縣宿天台山夢息擔山中獨游旁近僧舍至妙興寺欲回忽雨作僧指西邊言曰彼方霞彩如此少頃必開霽田家常以此為占也東顧凝陰雨下如注高峯樵徑衆水爭流公並山而南復東折有橋長二十餘丈深

澗聳起巨松參雲每五七步必夾橋蜿蜒枝幹俯就橋
上若龍然謂之盤龍橋直東至所憩處時有一僧自妙
興相從來求先去口占絕句送之歸曰西望霞光東望
雲劃然晴晦此區分小橋過盡盤龍險回首高人多謝
君遂覺俄復夢侍親攜家登陸日色已高而兒曹尚告
未辦忠宣公命趣之行媵魯國夫人方梳裝伯姊解篋
取衣授公遂偕文安公及予侍行步尋近境又至一橋
畔欲往西隅小寺視所取道頗類昨所經行因話前夢

二弟曰此妙緣寺也將度橋雨復作意欲輟行而忠宣強使往疑若彼寺有先世藁葬其間者忠宣杖策命一兵張蓋既登岸文惠踵而前此橋危甚反顧二弟勿來未至妙緣而寤時忠宣在鄉里文安在毘陵予處侍下此夢殆不可曉

文惠公夢中詩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四夜文惠公在鄉里夢至一野寺不見僧而數羽人環坐其一高吟曰六十方買妾七十

猶生兒旁人掩口笑老子知不知公生於丁酉是歲本命年正六十有一矣此客若有所諷也而公清居累歲未嘗蓄姬妾即應聲答以五十六言云桑榆景迫鬢毛蒼已過耆年去路忙不把精神陪綺席從他歌舞競新粧掃除萬事身如夢斷送一生心弗狂賴有清風與明月肯來相伴一爐香衆皆大笑而高吟者有慙色吸茗清談良久乃散既覺命筆記之所謂七十之語公不登此數而終

任道元

任道元者福州人故太常少卿文薦之長子也少年慕道從師歐陽文彬受鍊度行天心法甚著效驗乾道之季永福柯氏以病投壇未至任與其妻姪梁緄宿齋舍緄亦好法夜夢神將來告曰如有求報應者可書香字與之令其速還家緄覺即以語任任起明燭書之封押畢復寢翌早柯至乃授之柯還家十八日而死蓋香字為十八日也其後少卿下世任受官出任於奉真香火

之敬浸以踈懈每旦過神堂但於外瞻禮使小童入炷香家人數勸之不聽淳熙十三年上元之夕北城居民相率建黃籙大醮於張道者庵內請任為高功行道之際觀者雲集兩女子丫髻駢立頗有容色任顧之曰小子穩便裏面看兩女拱謝復諦觀之曰提起爾襴裙襴裙者閩俗指言抹胷提起者謔媒語也其一曰法師做醮如何却說這般話踰時而去任與語如初又為女所譙責及醮罷便覺左耳後痒且痛命僕視之一瘡如粟

粒而中痛不可忍次日歸情緒不樂越數日謂緄曰吾
得夢極惡已密書於紙俟請商日宣法師來考照商至
曰是非我所能辨須聖童至乃可決少頃門外得一村
童纔至即跳升梁間作神語曰任道元諸神保護汝許
久而乃不謹香火貪淫兼行罪在不赦任深悼前非搯
額謝罪又曰汝十五夜所說大段好任百拜乞命願改
過自新神曰復何所言吾亦不欠汝一箇奉事當以為
受法弟子之戒且寬汝二十日期言訖童墮地而醒愴

然了無所知。緄拆所書示商，乃二十日三字是時正月二十六日也。次夜任夢神將持鐵鞭追逐環繞所居。九仙山下幾一匝，腦後為鞭所擊，悸而寤。自此瘡益大，頭脹如栲栳。每二鼓後輒叫呼，若被鞭之狀。左右泣拜小正，後復作遍體色皆青黑。二月十二夜，緄還厥居，母不許再往。夜夢神云：汝到五更初急詣任氏，看吾撲道元。緄起坐伺期而往，任見而泣曰：相見只此耳。披衣欲下床，忽仆於席。八仆共扶之坐，如有物拽出撲之地上，就

視已死歐陽師居城北亦以是日殂緄自是不敢行法
予大免錄示其事因記南部烟花錄香娘為十八日與
此香字同任卿佳士宜其嗣續熾昌後生妄習不謹自
掇竒譴予見亦多矣

關王池

嘉興徐大忠淳熙五年隨父官中都僦居仁和縣倉畔
其南有關王池龜鼈甚多大者可以載人水常清經早
不涸或連日陰晦則見一鐵棺浮水面徐因整治書齋

有叢竹當軒枯悴合撤去之其下得大圓頂一其光澤可鑑意為敗瓢取視之乃髑髏也謂醫書所載天靈蓋可入藥此其真是漫藏之書櫃中迨夜家人咸見一小兒紗衫青裙由卓上越窗而出疑隣人為盜蹤跡弗獲徐遂夢兒來索移尸錢未知所答又云且燒紙錢三千貫轉金光明經三十部我便捨此去徐不許奮拳相毆同榻者聞其驚魘喚覺問故知必髑髏為祟明旦取碎之棄諸池至夜夢來謝曰得蒙公恩可以託生矣徐叱

曰汝覓移尸錢我元不曾許何謝為曰昨宵今夕事不同爾徐曰何也曰我首身異處不知幾年因君出之滿望度脫不期欲入藥籠中使我永無生望且三魂七魄久已分散只心魂守此恐失頭顱是以有所求今拋在水中隨即清化遺骸不埋沒則錢與經亦無所用故來致謝徐曰既云身首異處今口體具足何邪曰此所謂一魂也又問稱德者何曰生時姓名是小王德隸錢大王護聖步軍為旗頭大王入朝從行出門忽報本營遺

火潛歸救撲為轄將覺舉遂行軍令示衆於此無人敢
收鬼錄沉冥賴君永脫言訖辭去後兩月餘夜同兄讀
書月明間聞謳聲注目無所覩移時復然穴窗密窺之
一女子少艾戴魚枕冠阜衫黃裙紅履往來池上謳罷
攀岸邊竹竿直上竿表而止徐方欲啓窗女子若驚併
竿投於水其聲砉然自後怪不作

繡川驛

乾道四年春文惠公自會稽帥請祠歸將至婺州之義

烏知縣事張寵先期汛掃繡川驛邑吏掌供辦者宿其中夜未艾月色朦朧聞外人往來行步甚武疑為盜也謹伺之歷神人十餘輩長者丈許衆懼不敢出戶復就寢竟夕不遑寧明日而文惠至蓋故相所臨必有神物為之導衛耳

胡通直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胡瑤毘陵名家子也少年過廣德謁張王祠求夢是夕夢入廟中金鋪朱戶觀闕廣宇儀

衛官曹之盛世所未有絕與白晝不同行至西廂一吏
來前問勞殷勤如舊曾相識者胡度非人間世漫以異
時窮達扣之曰可至通直覺而厯厯記憶意殊不滿是
時已有官蹭蹬選調甚久紹熙癸丑始赴襄幕甫再書
考而薦章溢格但每思昨夢知官祿有所底止若改秩
便升朝則餘日無多又以為慮慶元乙卯十二月二十
一日赴同官宴集與衆曰昨夜夢客持錢囊相遺者受
而數之得其五十三錢今正年五十三歲其兆殆不能

佳也坐上共解釋之酒才三行忽覺腸痛貫徹心髓不可坐索轎先退翌日遂不起階止儒林郎其家為伸致仕之請果得通直如陰吏言

李林甫

柳子厚龍城錄蓋劉無言所作皆寓言也其一云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胥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近者紹熙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民女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其背若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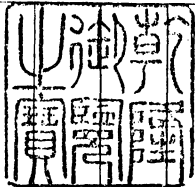
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為娼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類前事也襄陽道士黎大方嘗見之

鼈癥

景陳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脅間忽生瘡毒隱隱見皮裏一物頗肖鼈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忍德興古城村有外科醫曰洪豆腐見之使買鮮蝦為羹以食咸疑以為瘡毒所忌之味醫竟令食之下腹未久痛即止喜曰此其鼈癥也吾故求其所好以嘗試之耳乃合一藥如

療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而消明年病復
作但如前補治遂絕根本其人砭攻癰疽如神而不肯
傳人雖其子請問亦不為言然侍旁剽見以熟故亦名

良醫



夷堅志戊卷五